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字源 中

李学勤 主编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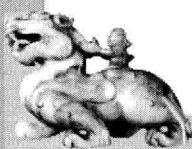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国家出版基金项目
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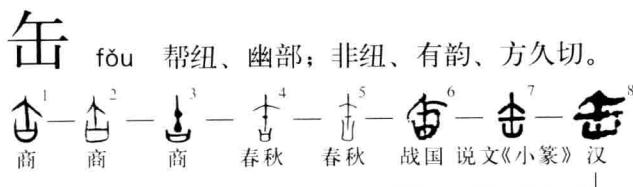
字源 中

李学勤 主编



天津古籍出版社
辽宁人民出版社

缶 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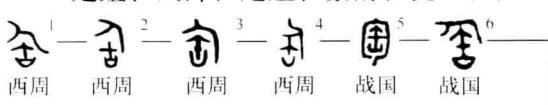


1、2《甲文编》241页。3、4、5《金文编》367页。

6《战文编》334页。7《说文》109页。8《马王堆》212页。9《汉印徵》卷5，12页。

形声字。从口，午声。《说文》：“缶，瓦器所以盛酒浆，秦人鼓之以节歌。象形。”其所训“象形”，不确。商代文字从“口”像器物形，又从个或丶（也是午）为标声符。春秋战国文字上端明显从午。秦代文字沿袭了春秋时此字下端口字无横画的写法。汉代仍之。缶，本像瓦器之形，午则为声符。缶作为一种瓦器本不限于盛酒浆，也常用来汲水。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：“具绠缶”，杜预注：“绠，汲索。缶，汲器。”春秋时期，亦用铜作缶，故秦书缶的缶从金旁。缶作为乐器，《墨子·三辩》：“息于聆缶之乐”，清王念孙《读书杂志》谓聆乃聆之讹，聆，即瓴。聆、缶皆乐器。商代多用缶做人名，如甲骨文有“基方缶”（《合集》6572），金文有“小臣缶”（小臣缶鼎）。古无轻唇音，故上古亦用缶为保或竇，如甲骨文《铁》191.4：“贞：帝弗缶（保）于王”。大意是贞问上帝不保祐于商王吗？金文京姜鬲：“其永缶（竇）用。”缶或假为陶，战国文字如：“廿亟（年）正月，左缶（陶）君（尹），左缶（陶）攻（工）故（造）。”（《古陶文汇编》4.1）（刘桓）

缶 táo 定纽、幽部；定纽、豪韵、徒刀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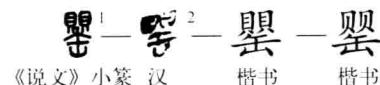
1-4《金文编》368页。5、6、7《战文编》334页。

8《战文编》335页。9《说文》109页。

形声字。从缶，勺声。《说文》：“缶，瓦器也。从缶，包省声。古者昆吾作缶。案《史篇》读与缶同。”西周文字所从缶字写法不一；战国文字颇有变化，有的字形接近秦小篆，有的字形则属异构。关于缶字字义，《广雅·释

宫》：“缶，窯也。”窯俗作窑。缶后来亦写作陶。《玉篇》：“陶，作瓦器也。”所训与《说文》缶字相合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：“有虞氏上陶。”西周金文缶用做氏名，如麓伯簋：“麓（麓）白（伯）壘（星）父乍（作）缶中姑寶殿。”战国文字用“缶”为“陶”，如《季木藏缶》38.8：“缶（陶）里人臧（臧）之豆。”郭店楚墓竹简《穷达以时》：“舜耕於鬲（歷）山，缶（陶）皆於河匱。”（刘桓）

罿（罿） yīng 影纽、耕部；影纽、耕韵、乌茎切。



1《说文》109页。2《马王堆》212页。

形声字。从缶，𦥑声。罿是一种大腹小口的容器。《说文》：“罿，缶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许意缶、罿、罿一物也。《方言》：‘甌、甌、甌、甌、甌、甌、甌、甌、甌、甌、甌、甌也。自关而西，晋之旧都，河汾之间，其大者谓之甌。自关而东、赵魏之郊谓之甌，或谓之罿，罿其通语也。’甌即罿，罿即罿。”《广雅·释器》：“罿，瓶也。”《汉书·韩信传》：“以木罿缶度（渡）军”，颜注：“罿缶谓瓶之大腹小口者也。”马王堆帛书《养生方》062：“煎白罿（要）丘（蚯）引（蚯）”，罿假为要，“白罿”是一种药物。前人有一种说法，认为罿又通罿（清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罿字引《方言》“罿”字条及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：“守儋石之禄者”，晋灼曰：“扬雄《方言》海岱之间名罿为儋”）。段玉裁则指出罿大罿小，二者有别，详见《说文解字注》“罿”字下。（刘桓）

罿 fú 並纽、之部；奉纽、尤韵、缚谋切。

póu 並纽、之部；奉纽、尤韵、缚谋切。

bù 並纽、之部；並纽、厚韵、蒲口切。



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1《说文》109页。

形声字。从缶，音声。《说文》：“罿，小缶也。”字又通甌。《说文》：“甌，缶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按《方言》曰：‘甌，甌，甌也。自关而西，晋之旧都，河汾之间，其大者谓之甌，其中者谓之甌。’又曰：‘缶谓之罿。’许意缶罿一物也，故云‘甌，小缶’也。即杨（按指扬雄《方言》）之‘中者谓之甌’也。”段玉裁调和《说文》、《方言》两说，认为小缶、中罿都可称罿，应是对的。《玉篇》谓罿亦作甌。（刘桓）

缶(瓶) píng 並紐、耕部; 並紐、青韵、薄經切。

春秋 战国 《说文》小篆 《说文》或体 汉 楷书 楷书

1 《金文编》368页。2 《战文编》335页。3、4
《说文》109页。5 《汉印微》卷5, 12页。

形声字。春秋时期字从缶, 比声, 至战国始成为从缶、并声字。汉代有缶的或体瓶字。春秋时期还有从缶、比声的字用为缶。缶是一种汲水器。《说文》:“缶, 瓶也。从缶, 并声。瓶, 缶或从瓦。”又说:“甕, 汲缶也。从缶, 離声。”《方言》则以为瓶是小缶, “缶谓之甕甌, 其小者谓之瓶”。缶用于汲水见于典籍, 《左传·定公三年》:“閭以缶水沃廷。”《吕氏春秋·察今》:“见瓶水之冰, 而知天下之寒。”(刘桓)

甕 yīng 影纽、耕部; 影纽、耕韵、乌茎切。

西周 战国 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1 《金文编》913页。2 《汗简》14页。3 《说文》
109页。

形声字。从缶, 焱声。战国文字上端从焱。本义为一种长颈瓶。《说文》训为“备火长颈缶也”。段玉裁注特别说明罇与罿不是同一字, “接近人谓罿罇一字, 依许(按指许慎)则划然二物二字也, 罿大罇小, 用各不同。《方言》、《广雅》说虽不与许同, 而罿罇亦画为二”。西周金文伯百父罇用罿为罇。(刘桓)

缸 gāng 匣纽、东部; 匣纽、江韵、下江切。 匣纽、东部; 匣纽、讲韵、胡讲切。

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1 《说文》109页。

形声字。意为一种长颈似罿的容器。《说文》:“缸, 瓮也。从缶, 工声。”(段注本)段玉裁注:“瓦部曰:瓦似罿, 长颈, 受十斗。缸与瓦音义皆同也。史、汉《货殖传》皆曰:‘醯酱千瓦’。”缸与瓦皆从工声, 为同义字。现代汉语读为gāng, 为底小口大的圆桶状容器。(刘桓)

罿 yóu 喻纽、宵部; 以纽、尤韵、以周切。

战国 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1 睡虎地秦简《日书甲》137反。2 《说文》
109页。

形声字。从缶, 肴声。徐铉以为从肴省声。本义为一种瓦器。《说文》:“罿, 瓦器也。”徐灏曰:“罿、缶语之转。”《方言》:“罿, 罿也。淮汝之间谓之罿。”罿字通摇, 睡虎地秦简《日甲》137反:“召罿”, 即“招摇”。(刘桓)

缶靚 líng 来纽、耕部; 来纽、青韵、郎丁切。

春秋 春秋 春秋 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1、2、3 《金文编》368页。4 《说文》109页。

形声字。从缶, 靚声。《说文》:“缶, 瓦器也。”金文缶的靚一般多从三口, 个别的从二口, 亦通。周代金文伯夏父缶, 假靚为缶, 见强运开《说文古籀三补》。春秋时金文或假靚、罿、呂为缶。盖林、靚音近可通。如:“享□父昶戊乍(作)寶缶”。(《集成》16.9969) (刘桓)

缺 quē 溪纽、月部; 溪纽、屑韵、苦穴切。 溪纽、月部; 溪纽、薛韵、倾雪切。

《说文》小篆 汉 楷书

1 《说文》109页。2 《马王堆》212页。

形声字。从缶, 夂声。《说文》:“缺, 器破也。”以器破为本义。又指武器的破缺残损, 《诗·豳风·破斧》:“既破我斧, 又缺我斨。”又指文献的残缺, 《文选·刘歆〈移太常博士书〉》:“犹欲保残守缺。”战国文字用夬为缺, 如郭店楚墓竹简《语丛一》:“夬(缺)生虍(乎)未得也。”(刘桓)

罅 xià 晓纽、鱼部; 晓纽、祃韵、呼讶切。

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1 《说文》109页。

形声字。从缶, 虞声。《说文》:“罅, 裂也。从缶, 虞声。缶烧善裂也。”本指瓦器之裂缝, 引申为物体的坼裂。唐韩愈《进学解》:“补首罅漏。”(刘桓)

磬

qìng 溪纽、耕部；溪纽、径韵、苦定切。

磬¹ — **磬**

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1 《说文》109页。

形声字。从缶，磬声。《说文》：“磬，器中空也。从缶，磬声。磬，古文磬字。《诗》云：‘磬之磬矣。’毛传：‘磬，尽也。’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六年》：‘室如县磬’，释文：‘磬亦作磬，尽也。’（刘桓）”

罐

guàn 见纽、元部；见纽、换韵、古玩切。

罐¹ — **罐*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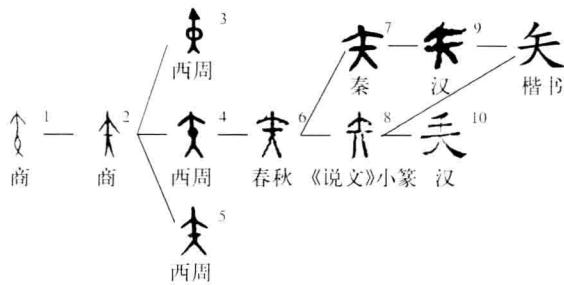
《说文》新附 楷书

1 《说文》110页。

形声字。从缶，籀声。《说文》：“罐，器也。从缶，籀声。”《玉篇》：“罐，缶罐。”罐字的出现较晚，先秦典籍未见使用。后代用指汲水器。（刘桓）

矢 部**矢**

shǐ 书纽、旨部；书纽、旨韵、式视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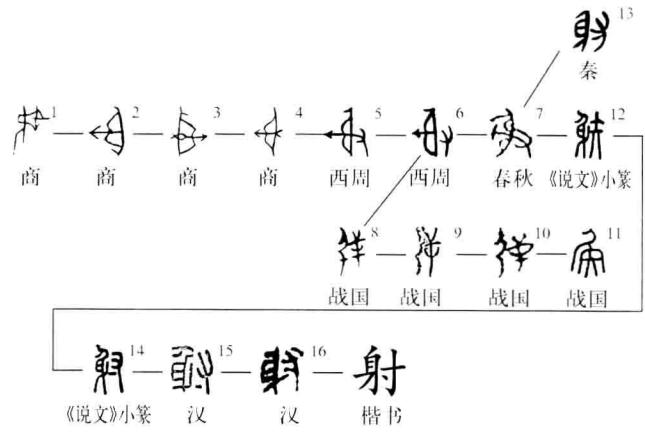
1、2 《甲文编》241页。3、4、5 《金文编》369页。6 《战文编》335页。7 《睡甲》78页。8 《说文》110页。9 《马王堆》213页。10 《隶韵》100页。

象形字。像箭的镝、干、栝羽之形，本义为箭。《说文》：“矢，弓弩矢也。从人，象镝栝羽之形。”商代矢与寅为同源字，为了避免二者混淆，乃将与矢同形的寅写作𦇔、𦇕等形。商周矢字在矢干中间标一短横，或标一○，或标一圆点。春秋以降，字中间标一短横的写法得以沿袭下来。在商代矢字有二义，一是用为箭义，如《合集》

36481 正记载“小臣牆比伐𠙴𠙴美”，所获的战利品中就有“矢”（箭）。二是用为陈义。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矢，陈也。”《屯》313：“……我吕方矢于宗。”（我用方人作为人牲陈列于宗庙）“弅矢。”（还是不陈列于宗庙）周代文字矢多用为箭义，虢季子白盘：“赐用弓形矢其央。”此义至春秋时依然，如石鼓文《而师》：“弓矢孔庶。”（刘桓）

射(射) shè 船纽、铎部；船纽、祃韵、神夜切。

yè 喻纽、铎部；以纽、祃韵、羊谢切。



1 《甲文编》附录上，812页。2、3、4 《甲文编》242页。5 《金文编》369页。6 《金文编》370页。7-11 《战文编》336页。12、14 《说文》110页。13 《睡甲》78页。15 《汉印微》卷5，12页。16 《马王堆》214页。

会意字。像矢(箭)在弓弦上将射发之形。《说文》：“𦇔，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，从矢，从身。”又说：“𦇔，篆文𦇔，从寸。寸，法度也，亦手也。”商代文字偶见繁形，像一人两手拉弓射箭形。一般商周文字射字则省去“人”，只作弓上注箭形。西周文字或作一手(又)拉弓射箭形。战国文字“射”形变，“弓”、“矢”二者不再互相配合为象形字，而是相并立；“弓”不再用象形字，改为简省形并且成为偏旁；“矢”字倒书并加短横，或虽正书而形变较大。秦简中“弓”又被讹作“身”，“又”则被加一短画成为“寸”。汉代隶书显然受秦文字的影响而定型。射用做动词，义为射箭，多见于商代田猎卜辞。《粹》1018：“王其射鹿，𦇔(擒)弗𦇔。”或指祭祀之射牲。《粹》314：“于且(祖)丁[皋]。于父己皋。于父甲皋。其射。”做名词用时，“射”指官名或射手。《粹》15：“贞：令多射迈。”西周金文“射”指射箭。长命盃：“穆王鄉(饗)豐，即井(邢)白(伯)大祝射。”西周有“司射”之官。静簋：“王令静司射學宮。”静盖任“射人”官职。战国文字“射”字通“夜”，《包山楚简》138有

“坪射公”，“坪射”，地名，读为“平夜(舆)”。《春秋·桓公九年》“射姑”，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作“夜姑”，可证。(刘桓)

矯 (矫) jiǎo 见组、宵部；见纽、小韵、居天切。

秦《说文》小篆 汉 汉 楷书 楷书

1 《睡甲》78页。2 《说文》110页。3 《马王堆》215页。4 《汉印微》卷5, 13页。

形声字。从矢, 矫声。从战国文字构形分析, 从矢、从又为会意, 义为用手矫正箭杆使直, 而从高省声。此字本义在《说文》中还有一点保留, 《说文》训为“揉箭箙也”。是指古代一种揉箭使直的箙子, 是为本义。后泛指使曲的物体变直, 又引申为纠正、匡正、抑制、违背等意。睡虎地秦墓竹简《语书》：“是以圣王作为法度, 以矫端民心。”注释：“矫端, 即矫正。”马王堆汉墓帛书《天文气象杂占》：“日景(影)矯燎如句(钩)”, “矯燎”意为弯曲状。汉代矯亦用为矯。(刘桓)

矰 zēng 精纽、蒸部；精纽、登韵、作滕切。

战国 战国 战国 秦《说文》小篆 汉 汉 楷书

1 《古文典》155页。2、3 《战文典》336页。4 《睡甲》79页。5 《说文》110页。6 《马王堆》215页。7 《汉印微》卷5, 13页。

形声字。从矢, 曾声。古代指系有丝绳的箭, 以射飞鸟。《说文》：“矰, 唯射矢也。”《周礼·夏官·司弓矢》：“矰矢、茀矢, 用诸弋射。”郑玄注：“结缴于矢谓之矰。”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：“飞者可以为矰”, 正用此义。战国文字矰既有较为规范的写法, 也有矢字象倒矢形的写法。战国文字矰多作人名, 如《包山楚简》165：“郿君之人登矰。”相公子矰戈, 长亦人名。睡虎地秦简《日甲》139反用矰为增, 如：“毋起北南陈垣及增之。”银雀山汉简《孙膑兵法·威王问》：“俛险矰壘”, 亦用矰为增。典籍矰又通赠, 《周礼·春官·司巫》：“冬掌赠, 无方无筭。”郑玄注：“故书赠为矰。杜子春云：‘矰当为赠’。”(刘桓)

侯 (侯) hóu 匣纽、侯部；匣纽、侯韵、户钩切。

商 西周 西周 西周 春秋 战国 战国 战国

战国 战国 战国 战国 《说文》古文 《说文》小篆 汉

汉 楷书 楷书 楷书

1 《甲文编》243页。2、3 《金文编》370页。

4、5 《金文编》371页。6、8、9、10 《战文编》336页。7 《金文编》372页。11 《睡甲》79页。12 《篆文编》259页。13、14 《说文》110页。15 《马王堆》214页。16 《隶韵》89页。

会意字。像矢射向射侯之形。《说文》：“侯, 春飨所射侯也。从人, 从厂, 象张布, 矢在其下。”“𠂇, 古文侯。”《说文》说侯字“从人”是不对的。商代至西周的文字, 还较为象形。春秋文字开始朝符号方向发展, 但变化不大。战国文字厂有似厂形者, 矢有似大形者。战国时期秦国文字厂作𠂇形, 成为后来秦篆和汉隶变化的依据。此后, 大约在汉代侯字开始分化成侯、𠂇两字。在商代和西周时“侯”字用法主要有四：一、指殷代外服诸侯的一种, 如西周大盂鼎：“隹殷邊侯田零(舆)殷正百辟”(《集成》5.2837), “侯”、“田”皆为外服诸侯。二、通指方国或封国的诸侯, 如西周保卣：“乙卯, 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, 征兄(睨)六品。”三、用为时候之候, 《乙》4055：“王子柔(侯字倒书)受柔年, 十三月。”(问商王在收柔的时候柔获得丰收, 殷历十三月)《广雅·释言》：“侯, 时候也。”四、用为地名, 西周铜器铭文有“上侯”(《集成》5.2735)。战国文字用侯为后, 《包山楚简》54 记载祭祀对象有“侯土”, 即“后土”。(刘桓)

短 duǎn 端纽、元部；端纽、缓韵、都管切。

秦《说文》小篆 汉 楷书



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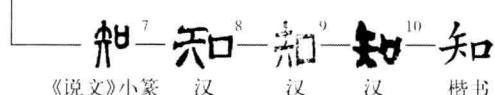
1 《睡甲》79页。2 《说文》110页。3 《马王堆》

214页。4 《隶韵》118页。

形声字。从矢, 豆声。汉代文字中有将“矢”写成“夫”的, 当是一种简率写法。短的本义与“长”相对。《说

文》：“短，有所长短，以矢为正。”典籍用为不长之义的，如《书·尧典》：“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。”又指不足而言，如《楚辞·卜居》：“夫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”秦代文字有“短长”一词，睡虎地秦简122：“辩短长”。战国文字又用耑为短，郭店楚简《老子》甲本：“长耑(短)之相型(形)也。”上博简《曹沫之陈》：“句(苟)见耑(短)兵。”皆其证。(刘桓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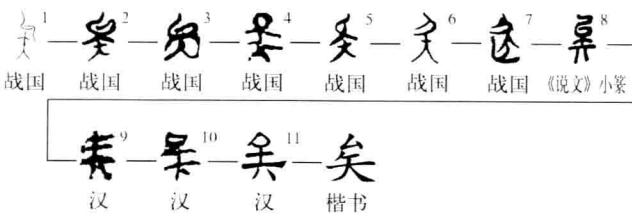
知 zhī 端纽、支部；知纽、支韵、陟离切。
zhì 端纽、支部；知纽、寘韵、知义切。



1、2、3《甲文编》89页。4《金文编》373页。5《集成》5.2766。6《战文编》337页。7《说文》110页。8、9《隶韵》18页。10《马王堆》213页。

形声字。从口，矢声。知字本是由𦵹、𦵹(《说文·白部》又作𦵹)字分化而来，商代𦵹、𦵹又是由会意字𦵹(小孩读书，知识之义)加声符“矢”而成，𦵹与𦵹通用。知字至迟在春秋时期已有。《说文》：“知，词也。从口，从矢。”徐锴系传：“凡知理之速，如矢之疾也，会意。”《说文》释“知”字不明此字来源，徐锴据此说解当属望文生义。知为知识之义是对的，但前人训释并不可信。春秋时期金文徐巿尹鼎：“以知恤壽”(《集成》5.2766)，知为知道之意。典籍知或读为智，义为智慧，如《荀子·正名》：“故知者之言也”，杨倞注：“知读为智。”古亦用智为知，郭店楚墓竹简《语丛四》：“母(毋)命(令)智(知)我。”(刘桓)

矣 yǐ 匝纽、之部；云组、止韵、于纪切。



1《金文编》373页。2—7《战文编》337页。8《说文》110页。9、10《马王堆》213页。11《隶

韵》104页。

形声字。从矢，呂声。此字在战国文字中始见，推测春秋时期当已出现。在战国文字中较为规范的写法是从矢，呂声，也有一些写法出现变形。矣上端的呂在秦简中略呈圆形，实受殷周正统文字写法的影响，汉隶作方形或圆形；矢字写法也由秦代定型，可以看出秦汉文字的沿袭性。《说文》：“矣，语已词也。”战国中山王鼎铭：“閔天下之勿(物)矣。”睡虎地秦简《语书》：“今法律令已具矣。”矣皆用为表示已然或肯定的语气词。此外，还有表示疑问、感叹等用法。表疑问的如《论语·子路》：“何如斯可谓之士矣？”表示感叹的如《论语·述而》：“甚矣，吾衰也！”矣、矣二字古音相近，战国文字还习惯于用矣为矣。由于矣本来就是疑字，故郭店楚墓竹简《唐虞之道》：“卒王天下而不矣(疑)。”用矣为疑。此处若释为矣显然是不对的。汉代仍有用矣为矣者，马王堆汉墓帛书《刑德甲》：“因遇战矣(矣)”，即其例。(刘桓)

矮 ǎi 影纽、微部；影纽、蟹韵、乌蟹切。



1《说文》110页。

形声字。从矢，委声。本义为身材短。《说文》：“矮，短人也。”(刘桓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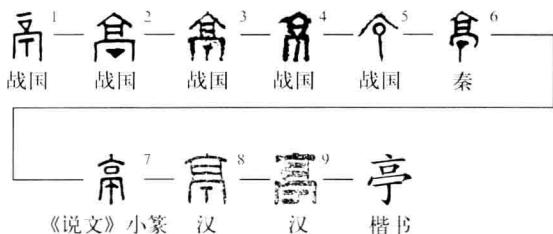
高 部

高 gāo 见纽、宵部；见纽、豪韵、古劳切。



文》：“高，崇也，象台观高之形。”商代文字下端加“口”字者，成为此字定型的基础。西周、春秋文字与商代的相似。战国文字出现简省写法，秦统一文字系参考战国字形略作省改而成。商代甲骨文多用“高”为远义，如《粹》：“重高且（祖）饗祝用，王受又（祐）。”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高，远也。”故“高祖”即远祖，高祖饗是商朝的远祖。周代如夨钟（二式）乙铭：“夨曰：不显高且（祖）、亚且（祖）、文考”，“高祖”在“亚祖”前面，仍是指远祖。春秋时期秦公段用“高”为由下向上，距离地面远之意，铭云：“夨（峻）壠才（在）天，高引又（有）慶，竈囿三（四）方。”战国文字高用为高低之高，秦青川木牍：“道广三步，封高四尺，大称其高。”高又多用做地名，如《包山楚简》237有“高丘（丘）”。高又假为稿，望山楚简2.2：“秦高之靈胥”，“秦高”即“秦稿”。（刘桓）

亭 tīng 定纽、耕部；定纽、青韵、特丁切。



1、2、6 《古文典》792页。3 《战文编》338页。
4 《战文编》339页。5 《集成》16.10371。7 《说文》
110页。8、9 《汉印徵》卷5，13页。

形声字。从高，丁声。《说文》：“亭，民所安定也。亭有楼。从高省，丁声。”所说“从高省”，应易为从高，较为合理。《释名》：“亭，停也，亦人所停集也。”战国文字字形多有变化，多数从高、丁声，唯简省形不易看出声符。战国有“市亭”（《玺汇》3093），即市场管理机构，陈纯金“于丝（茲）安陵亭（《集成》16.10371）”，即安陵的市亭。又有四方的亭障，《战国策·魏策》：“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参列。”秦汉亦有候望之亭。《急就篇》颜注：“秦汉之制，十里一亭，亭有高楼，可以候望。”秦汉的亭为社会基层组织机构，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说刘邦“及壮，试为吏，为泗水亭长。”《汉书·百官表》：“大率十里一亭，十亭一乡，天下亭凡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也。”（刘桓）

毫 bō 並纽、铎部；並纽、铎韵、傍各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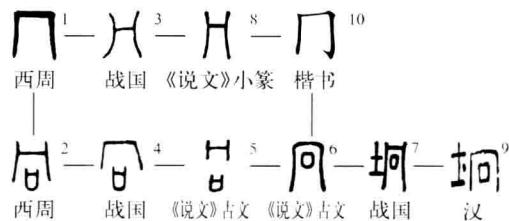
9 10 11
秦《说文》小篆 汉 楷书

1、2、3 《甲文编》245页。4、5 《金文编》374页。
6、7、8 《战文编》339页。9 《睡甲》79页。10 《说文》110页。11 《隶韵》209页。

此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即有两形，一应是会意字，从高、从中，像草生于台观之下形，疑本义为薄，指草木丛生之地；一为会意兼形声字，从毛，“毛”通“蓀”，像草木落叶形。《诗·豳风·七月》：“八月其获，十月陨萚。”所以这一构形的“毫”，乃像落叶的草木生于台观之下形。西周文字大致沿袭商代字形，或稍有讹变。战国文字发生形变，字上端有的从高，有的则从产，下端从毛。《说文》训毫为“从高省，毛声”，是对的。或说从高从中的字应隶定为蒿，读郊。卜辞“蒿土”应读“郊社”，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：“郊社之义，所以仁鬼神也。”毫字本义待考。商代甲骨文用毫为地名，如《合集》7841：“贞：于毫。”毫地有社，称为“毫土（社）”。《合集》28110：“其又毫土。”“毫社”见于《左传·襄公三十年》、《昭公十年》、《春秋·哀公四年》。杜预注：“毫社，殷社。”至战国毫仍用做地名，如陈璋壶有地名“匱毫”，学者以为即《左传·昭公九年》的“燕毫”。（刘桓）

门部

𠂔 jiōng 见纽、耕部；见纽、青韵、古董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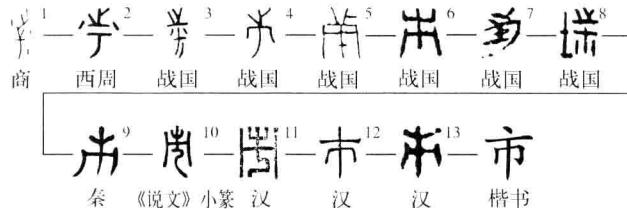


1、2 《金文编》374页。3、4、5 《古文典》787页。
6、7、8 《说文》110页。9 《隶韵》83页。

象形字。像门扃之形。结合字义来判断，此字象形作𠂔或作𠂔均可。𠂔亦作𠂔、𠂔，《说文》以为𠂔之古文。《说文》：“𠂔，邑外谓之郊，郊外谓之野，野外谓之林，林外谓之𠂔。象远界也。”又，“𠂔，古文𠂔，从口，象国邑，”又“𠂔，𠂔或从土”。𠂔字从西周文字到战国文字写法变

化不甚大，门、同两形均有沿袭。后又出现爯字写法。门在西周金文中，多用作“门(同)黄”。师匄父鼎：“易(赐)载市、同黄，玄衣黹屯(纯)。”唐兰说“同黄”是用苘麻织成的衡。典籍中綪与𦥑、𦥑通用。在战国文字中门(同)亦假为𦥑，长沙楚帛书：“星辰不同(𦥑)。”(刘桓)

市 shì 禅纽、之部；禅纽、止韵、时止切。



1 《合集》27641。2 《金文编》375页。3、4 《古文典》48页。5 《战文编》340页。6、7、8 《战文编》339页。9 《睡甲》79页。10 《说文》110页。11 《汉印徵》卷5, 14页。12 《隶韵》102页。13 《马王堆》216页。

形声字。从“丂”加两点或三点，之声。段注本《说文》：“市，买卖所之也。市有垣，从门，从𠂔，象物相及也。𠂔，古文及字。𠂔省声。”其所释字义甚是，说解字形则不可信。西周“市”字构形从“之”不省。战国文字发生形变，上端从“之”有讹变，原从两点与中间的一横连成𠂔形，原“之”与“丂”的二横合为一横，竖遂贯通由弯渐变直形。又出现增“土”旁的市字。《说文》小篆当为讹变字形，秦汉隶书字形才固定下来。上古“市”用为市场义。商代甲骨文有“市日”，《合集》28754：“今日丁市日王其述，亡𠂔。”是贞问今天丁日为市日，商王若出行，有无灾祸。西周兮甲盘：“其进人，其寘(賈)，母(毋)敢不即𦥑(次)、即市。”意即要是进入服力役，商贾做生意，不敢不到军队驻扎之地和市场。战国文字有“军市”(《篆汇》5708)，典籍如《商君书·垦令》说：“令军市无有女子。”汉印有“长安市长”(《汉印徵》卷5, 14页)。(刘桓)

尤 yín 喻纽、侵部；以纽、侵韵、余真切。 yóu 喻纽、幽部；以纽、尤韵、以周切。



1 《说文》110页。2 《汉印徵》卷5, 14页。

会意字。行貌。清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：“读如淫，故今本《说文》作‘淫淫行兒’。声转亦读如由，缓行之状

也。”汉代用为姓氏，《汉印徵》有“尤利世之印”。(刘桓)

央 yāng 影纽、阳部；影纽、阳韵、於良切。



1、2 《甲文编》附录上, 637页。3 《金文编》375页。4 《战文编》340页。5、6、7 《古文典》617页。8 《睡甲》79页。9 《说文》110页。10 《汉印徵》卷5, 14页。11 《马王堆》216页。12 《隶韵》73页。

会意字。像人的颈上荷枷形。本义为灾祸。央，孳乳为鞅。《说文》：“鞅，颈韁也。”商代和西周文字大致保留会意初形。战国文字颇有讹变，至秦代统一文字，字形复近于西周文字。汉代隶定加以规范，字形才固定下来。商代文字用央为人名，甲骨文有“子央”(《合集》3013)。西周用“央”为形容词，意为鲜明。如虢季子白盘：“暭用弓，形矢其央。”《诗·小雅·出车》：“出车彭彭，旂旐央央。”毛传：“央央，鲜明也。”战国文字天星观简4505有“𩫔央”，应读“𩫔鞅”，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：“𩫔鞬𩫔靽”，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说鞅是“驾车时马颈之革”。战国秦文字央假为殃，睡虎地秦简《日甲》91：“有央(殃)。”汉代亦有此用法，如马王堆帛书《老子甲》：“毋道(遗)身央(殃)”，张家山汉墓竹简《盖庐》：“害之有央(殃)。”(刘桓)

隹 hè 匣纽、药部；匣纽、沃韵、胡沃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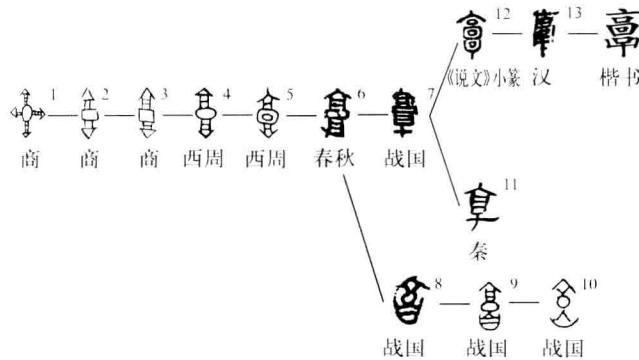
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1 《说文》110页。

会意字。《说文》：“隹，高至也。从隹上欲出门。《易》曰：‘夫乾隹然。’”今本《易·系辞》隹作確，郑玄《易赞》作隹。隹除有极高之义外，又与“鹤”同，唐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卷二：“古文鹤，今作隹，同。”这一写法当是鹤的俗字。(刘桓)

亭 部

鄣 guō 见纽、铎部；见纽、铎韵、古博切。
yōng 喻纽、东部；以纽、钟韵、徐封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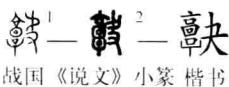


1、2、3 《甲文编》246页。4 《金文编》375页。

5 《金文编》376页。6、7 《战文编》340页。8 《战文编》341页。9、10 《古文典》492页。11 《睡甲》80页。12 《说文》110页。13 《阜阳·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》62页。

象形字。像城郭两面有亭形。《说文》：“鄣，度也。民所度居也。从回，象城鄣之重两亭相对也。或但从□。”段玉裁注：“按城鄣字今作郭，郭行而鄣废矣。”商代文字本像城郭四面有亭之形。后来简化为城郭两面有亭形。西周和春秋文字沿袭商代文字简化形，均为象形写法。战国文字出现一些异形，字上端变化尚可捉摸，下端从自或从子，皆属讹变。上古时期鄣既是郭字，有时亦用做城墉的墉字。《说文·土部》：“墉，城垣也。从土，庸声。鄣，古文墉。”故知鄣为郭、墉二字所自出。字作郭读，如商代甲骨文有“鄣兮”（《安明》B1848），表示下午黄昏前的一个时段，即读“郭兮”。做墉字读，如：“……立邑鄣（墉）商……”（《缀合》30）战国文字鄣演变为享，仍读郭，如上博简《曹沫之陈》：“城鄣（郭）必攸（修）。”字仍通郴，如睡虎地秦简《秦律十八种·田律》：“唯不幸死而伐棺鄣者”，“棺鄣”即“棺郴”。至汉代亦然，阜阳汉简《仓颉篇》：“冢鄣棺区”，即塚郴棺柩。（刘桓）

缺 quē 溪纽、月部；溪纽、屑韵、倾雪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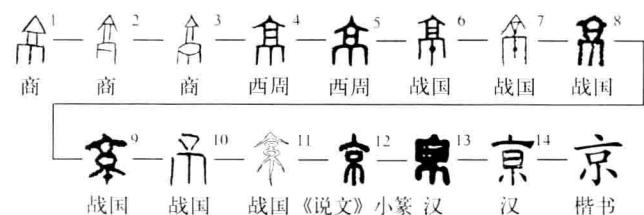


1 《汗简》14页。2 《说文》111页。

形声字。从鄣，夬声，意为缺。《说文》：“缺，缺也。古者城阙（桂馥说：“阙当为缺”）其南方谓之缺。从鄣，缺省声。读若拔物为决引也。”汉何休《公羊解诂》：“天子周城，诸侯轩城，轩城者，缺南面以受过也。”是先秦王朝制度规定诸侯的城缺其南面，缺即此意。《汗简》以缺为决字，出李彤《字略》。（刘桓）

京 部

京 jīng 见纽、阳部；见纽、庚韵、举卿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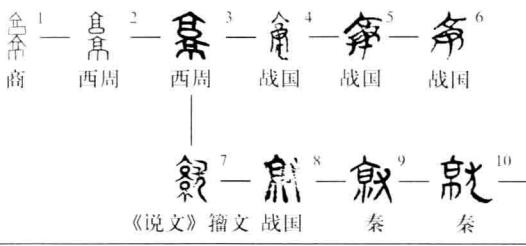


1、2、3 《甲文编》246页。4、5、6 《金文编》

376页。7、8、9 《战文编》341页。10 《古文典》639页。11 《篆文编》264页。12 《说文》111页。13 《汉印微》卷5，14页。14 《隶韵》77页。

象形字。《说文》：“京，人所为绝高丘（也）。”《尔雅·释丘》：“绝高之为京。”人为之高丘，即积土之高台。商代及西周文字皆像积土之高台，其上有建筑形。战国文字出现省画变形。楚系文字与三体石经写法相合。由于京是高丘，商代地名数见“某京”，如“磬京”（《合集》317、318）、“𠂔京”（《合集》6477正）、“芑京”（《屯》108）、“享京”（《合集》36560、36561）等。“京”又为地名（《甲》3510），也是国族名。西周匄（匄）簋有“京尸（夷）”，为夷人之一种。西周时习见“京自”一词，如多友鼎：“寘（广）伐京自”，“京自”即“京师”，典籍训为都邑，西周时京又为宫室名。矢方彝：“甲申，明公用牲于京宫。”何尊：“王京（诰）宗小子于京室。”《诗·大雅·思齐》：“思媚周姜，京室之妇。”战国文字中京用为地名，匄羌钟：“武臣寺力，匄激楚、京”，据考，“京”在楚丘附近。（刘桓）

就 jiù 从纽、觉部；从纽、宥韵、疾就切。



1 《甲文编》247页。2、3 《金文编》377页。
4、5、6、8 《战文编》341页。7、11 《说文》111页。
9、10 《睡甲》80页。12 《马王堆》216页。13
《居延汉简》甲145A。14 《隶韵》183页。

形声字。从京，尤声。《说文》：“就，就高也。从京，从尤。尤，异于凡也。”朱骏声通训定声：“此字实从京、尤声，尤读如酉，声之转也。”“就”字是由商代橐字演变而来。商代橐字，有时是“享京”二字的合文（《合集》36563、36564等），有时则用做人名，如“子橐”（《合集》3139、3140）。西周用橐为就，如师釐簋：“今余唯饗（申）橐（就）乃令（命）。”（《集成》84296）橐字繁形作遯亦读就，史惠鼎：“日遯（就）月匝（将）。”（《近录》346）在战国文字中，橐字写法有所省略，如常见中间有借笔仍读就，郭店楚简《六德》：“聖与智橐（就）壹（矣）。”《说文》籀文作“重京”，实为橐字讹变形，这表明就最初实为橐加尤声，后简化作就。秦简用“就”为僦，如睡虎地秦简《日书甲》：“丙申以就（僦）”。汉代“就”多用为即义，马王堆汉墓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：“甘薛公以就事。”“就事”犹“即事”。（刘桓）

畜 部

畜 xiǎng 晓组、阳部；晓组、养韵、许两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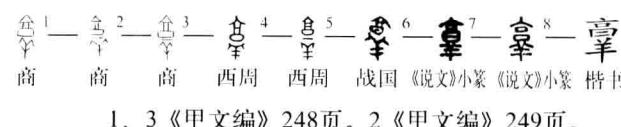


1-4 《甲文编》248页。5 《金文编》377页。
6、9 《金文编》378页。7、8 《金文编》379页。

10、11、12 《战文编》342页。13、14 《睡甲》80页。
15 《篆文编》265页。16、17 《说文》111页。
18 《营陵置社碑》。

象形字。像高台上有建筑物，意为畜祭之所。《说文》：“畜，献也。从高省，曰象进熟物形。《孝经》曰‘祭则鬼畜之’。”“畜，篆文畜。”《说文》所训“象进熟物形”，与畜构形不合。商代甲骨文像高台上有建筑形。西周金文象形出现变化，台状由长方形变成圆形，有的字圆中或加一短横，甚至写作囧形。春秋战国文字大体沿用西周字形而趋简化，战国秦文字字下端从“子”或“了”。清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：“据玄应书，则畜者，籀文也。小篆作𧔑，故隶书作亭。作享，小篆之变也。”现在则知道亭、享二字都出自战国秦文字，来源比段玉裁注所说的“小篆之变”略早。畜字后来分化出亭、享、烹三字。畜字上古多用为享祭、享祭义，如克罍、克盨：“唯乃明乃心（一说是“鬯”），畜于乃辟。”或为享用义，如《说文》引《孝经·孝治》“祭则鬼畜之”，今作享。即此义。商代甲骨文《合集》32227：“壬申卜，旼，又久伐畜匕（妣）己。兹用。”此辞卜问用伐（杀人性）享祭妣己。“兹用”是决定用此卜。周代金文土父钟：“子子孙孙永宝，用畜于宗。”所说“用畜于宗”，就是用来享祭于宗庙。因为享祭是表示对已故亲人的孝，故衍生“享孝”一词（《集成》5.2666）。战国文字《包山楚简》237有“畜祭”一词。《包山楚简》163、《新蔡楚简》甲三240、《九店楚简》77、78都载有“畜月”，学者考知即楚六月。古书中享字常用作享或烹。（刘桓）

羣 chún 船纽、文部；船纽、谆韵、食伦切。
禪纽、文部；船纽、谆韵、常伦切。



1、3 《甲文编》248页。2 《甲文编》249页。
4、5 《金文编》380页。6 《战文编》342页。7、8
《说文》111页。

此字是否会意，待证。《说文》：“羣，孰也。从畜、从𦇵，读若纯。一曰鬻也。”“羣，篆文羣。”从甲骨文字来看，此字下端并不从“𦇵”而从“羊”。从商代到秦代，字形大体相沿袭，除上端的畜形略有变化外，其余变化不大。商代及西周文字，多用羣为敦伐之义。如《粹》1176：“乙酉卜，王羣（敦）缶，受又（祐）。”意思是说乙酉日占卜，商王敦缶，会受祐护吗？宗周钟：“王羣（敦）伐其至，戮伐𠂔都。”不娶𠂔：“女（汝）彼戒大羣（敦）戩。”商代文字亦假羣为顿，

甲骨文有：“辛卯卜，大，贞：洹引弗覃邑，七月。”（《遗珠》393）顿意为冲坏。亦用覃为器物名的敦，如“齐侯乍（作）臤覃（敦）。”（《集成》9.4638）战国文字覃亦假为淳，如淳于公戈：“覃（淳）于公之匱造。”字或假为准，上博（四）《内丰（礼）》附简：“殃（然）句（后）奉之占中覃（准）。”中准，语见《庄子·天道》：“水静则明烛须眉，平中准，大匠取法焉。”（刘桓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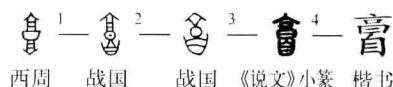
筭 dǔ 端组、觉部；端纽、沃韵、冬毒切。



1、2《战文编》342页。3《说文》111页。

形声字。《说文》：“筭，厚也，从筭，竹声。读若筭。”战国楚简字上端竹作𦗩，下端筭亦为简省写法。古筭与筭相通假，《说文》小徐本“筭”字古文作𦗩，段玉裁注也说筭的古文“从土、筭声”。筭从筑声，筑又从“竹”得声，而筭亦从竹声，故二字可通假。郭店楚简《穷达以时》：“斁（释）板筭（筭）而差（佐）天子。”筭又假为筭，郭店楚简《唐虞之道》：“古者吴（虞）𧈧（舜）筭（筭）事寔寔，乃弋（式）开（其）孝。”筭义为筭诚。筭又通孰，郭店楚简《老子》甲本：“名与身筭（孰）斬（亲）？”字亦通熟，上博简《东大王泊旱》：“四疆皆筭（熟）。”典籍多用筭为厚义，如《诗·大雅·公刘》：“筭公刘”，《诗·大雅·大明》：“筭生武王”，毛传并训：“筭，厚”。筭义同于竺、筭。（刘桓）

膾 yōng 喻组、东部；以纽、钟韵、余封切。



1、2《金文编》376页。3《古文典》492页。4

《说文》111页。

象形字。从膣，从自。本是覃（𦗩）字的讹形（参看“覃”字下）。《说文》：“膾，用也。从膣，从自，自知臭香所食也。读若膾。”所训释纯属望文生义，只有“读若膾”是对的。此字形始见于战国。字从膣从自，又讹为从膣从曰。战国文字多用膾为郭，如《玺汇》5601：“膾公里祢”，“膾公”应读郭公，例见《春秋·庄公二十四年》。说明膾与覃一样，有膾、郭两读。（刘桓）

厚 部

𠙴 hòu 匣纽、侯部；匣纽、厚韵、胡口切。



商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1《甲文编》249页。2《说文》111页。

象形字。《说文》：“𠙴，厚也。从反𠙴。”所训“从反𠙴”是错的。据商代甲骨文字形，此字像盛物之坛形。据《说文》，此字当与厚字通用，然后代罕用。（刘桓）

覃 tán 定组、侵部；定纽、覃韵、徒舍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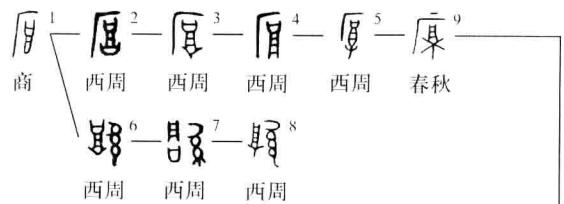
商 西周 战国 《说文》古文 《说文》小篆 《说文》小篆 汉 楷书

1《金文编》380页。2《大系图录》267页。3

《四声韵》26页。4、5、6《说文》111页。7《汉印徵》卷5，14页。

会意兼形声字。商代文字像坛中盛盐之形，𧈧像装盐捆扎的口袋。西周文字从鹵，其中的点像盐粒形。《说文》认为覃“从𠙴，鹵省声。”《说文》覃字古文与《四声韵》载古覃字均为从鹵、旦声字。《说文》训覃“长味也”。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覃，延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二》：“覃，长也。”《诗·周南·葛覃》：“葛之覃兮”，毛传：“覃，延也。”清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：“馥案延亦长也。”又假为剗，《诗·小雅·大田》：“以我覃耜”，毛传训覃为“利也”。（刘桓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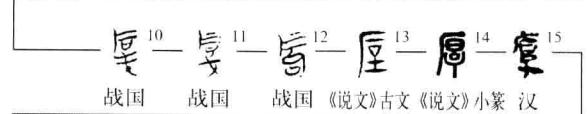
厚 hòu 匣纽、侯部；匣纽、厚韵、胡口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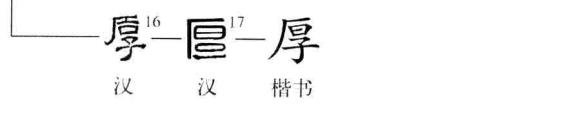
商 西周 西周 西周 西周 春秋



西周 西周 西周



战国 战国 战国 《说文》古文 《说文》小篆 汉



战国 战国 战国 《说文》古文 《说文》小篆 汉

1《甲文编》384页。2—5《金文编》380页。

6—9《金文编》381页。10、11、12《战文编》342页。13、14《说文》111页。15《马王堆》217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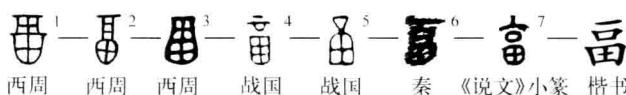
16《西狭颂》。17《汉印徵》卷5,14页。

形声字。从厂,旱声。商周文字上端从厂,下端像一器物形,后经讹变隶定为从旱。此字在战国文字中变化最多。有的字在下端从“戈”,有的从“句”,盖取同音字标声。厚本义为厚薄之厚。《说文》:“厚,山陵之厚也。”此字所以从厂,厂即厂(石之省),山陵多石故从厂。西周金文常以厚形容福多,如墙盘:“尤(匡)保受(授)天子绾(宽)令(命),厚福、丰年。”(《集成》16.10175)妄钟:“降余厚多福无疆。”(《集成》1.112)战国文字用为厚薄之厚,如青川牍:“下厚(厚)三尺。”亦用做人名,如《包山楚简》46:“汎厚。”西周金文从旱从旱从厂的字也读为厚。西周询簋:“戈彑貳臤(厚)必(秘)、彤沙。”“厚秘”意为长秘。(刘桓)

富 部

富 fú 並纽、职部;奉纽、屋韵、房六切。

bì 滂纽、职部;滂纽、职韵、芳逼切。



1、2、3《金文编》381页。4、5、6《战文编》342页。7《说文》111页。

象形字。像盛酒的容器形。《说文》:“富,满也。从高省,象高厚之形。读若伏。”此字字形不可分割,《说文》所说“从高省”明显与古文字字形不合,是不对的。西周文字象形较为明显。战国文字承袭西周金文但略有讹变,甚者已失其形。西周金文用富为福,如季监尊:“季监乍寶樽彝,用橐(即橐,读祈)富(福)。”“祈福”一词,见《吕氏春秋·精谕》:“夫祈福于三塗。”战国文字富或读为富,如睡虎地秦简《日书乙》195:“赐某大富”,富通富。(刘桓)

良 liáng 来纽、阳部;来纽、阳韵、吕张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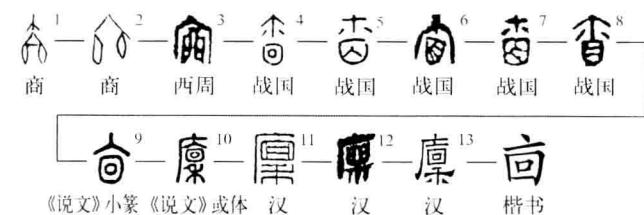
《说文》小篆 汉 汉 楷书

1、2、3《甲文编》附录上,757页。4、5、6《金文编》381页。7-10《战文编》343页。11《睡甲》80页。12、13、14、16《说文》111页。15《四声韵》26页。17《马王堆》217页。18《隶韵》72页。

象形字。商代文字像水中有梁形。此字变形是将上下双弯水道变成单弯水道,字形发生变异。西周文字又将上下双弯道,都用短横连接。战国文字变形颇多,又演变为下端从亡声。秦汉文字的规范写法是上从口,中从曰,下从亡。或将上端的口与中间的曰相连,这一写法与《说文》小篆的写法较为接近。关于良字本义,应与水中之梁有关。《说文》:“良,善也。”已非良字本义。良应以梁为本义。《诗·邶风·谷风》:“毋逝我梁”,毛传:“梁,鱼梁也。”《诗·卫风·有狐》:“在彼淇梁”,毛传:“石绝水曰梁。”梁或鱼梁,就是在水中筑堰,成为拦鱼的水坝。古文字梁、良二字通用,如睡虎地秦简竹简《为吏之道》:“强良不得”,注释:“《老子》:‘强梁者不得其死’,《马王堆帛书·老子甲》本作强良,与简文同。”《孟子》的“王良”,《荀子·正论》及《论衡·命义》俱作王梁,可为证。良,古多用为善良美好之意。匱兒钟:“余義卿之良臣。”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:“左史倚相趋过,王曰:‘是良史也。’”马王堆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:“壽(持)慶(蛻)良(螂)”,假良为螂。(刘桓)

尚 部

尚 shàng 来纽、侵部;来纽、寝韵、力稔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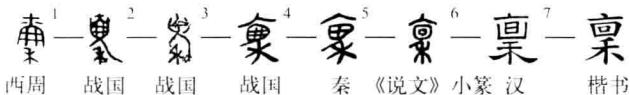


1、2《甲文编》250页。3《大盂鼎》,《史微》170页。4、5《古文典》1412页。6、7、8《战文编》343页。9、10《说文》111页。11《汉印徵》卷5,15页。12《马王堆》218页。13《隶韵》136页。

象形字。商代文字像露天的谷堆,其顶上作一亭盖形,本义为仓库。西周金文还作匱(墙盘啬字所从),匱(召伯簋啬字所从)等形。战国文字字形变化较大,有不同字形将近20个,齐、晋、楚、秦系文字字形各异,但字上端像亭盖(个别的像仓库盖),下端像谷堆形则不变。秦文字尚上

端沿袭商周文字，下端则取晋系文字的一种写法而成。尚乃指仓库。《说文》：“廩，穀所振入宗庙粢盛，仓黄廩而取之，故谓之廩。从人、回。象屋形中有户牖。”“廩，廩或从广、从禾。”商代甲骨文廩有时与𠂔（冬）字形近，但从字义上可以区分。《屯南》539：“貯阜令眚（省）𠂔。”即省尚，指省视盛粮食的仓库。周代用廩为稟，西周大孟鼎：“今我隹（唯）即井（刑）廩于文王正德。”稟意为受，《国语·晋语七》：“将稟命焉”，韦昭注：“稟，受也。”战国文字廩多用本义，如《陶汇》6.107：“滎陽廩”，即“滎阳廩”，义为滎阳的仓库。（刘桓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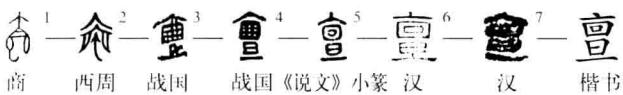
稟（稟） lǐn 来纽、侵部；来纽、寢韵、力稔切。
bǐng 帮纽、侵部；帮纽、寢韵、笔锦切。



1 《金文编》382页。2、3 《战文编》343页。4、5 《睡甲》80页。6 《说文》111页。7 《隶韵》136页。

会意兼形声字。从禾，从廩，廩亦声。会意为仓库贮存禾谷之意，与廩字同义。《说文》：“稟，赐谷也，从廩，从禾。”西周稟字上端像仓库形，详见“廩”字下。战国文字承袭西周字形，又有一些变化，甚至在“廩”下加上“人”形，这种写法又见于三体石经。战国文字用稟为廩，二年寺工尊铭有“稟人莽”，“稟（廩）人”是职掌仓库粮谷之官，见《周礼·地官·廩人》。金文𠁧、𠁧（《金文编》382页）二字，即稟，为稟字之异构。（刘桓）

廩 dǎn 端纽、元部；端韵、旱韵、多旱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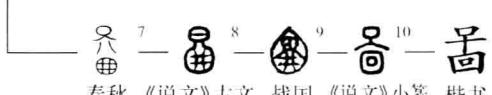


1 《合集》26898。2 《殷周金文集录》409页。
3 《战文编》343页。4 《古文典》1020页。5 《说文》111页。6 《隶韵》117页。7 《马王堆》217页。

形声字。从廩，旦声。《说文》：“廩，多谷也。”为字之本义。廩系由会意字𧈧字演变而来。上举商周𧈧字从廩（廩）从虫，像仓库（谷物）生虫之形。甲骨文虫字写法在此字出现省笔，但在周代金文中表现得很清楚。从𧈧到廩，中间尚有一个过渡，《说文·鱼部》𩚵字籀文写作𩚵说明该字加音符旦声之初，虫字还保留。甲骨文𧈧字用法有

二，一是用为地名，如“𧈧土人”（《合集》26898）的“𧈧土”即是地名；二是用做壇字，如：“于公𧈧其兄（兄）于𠂔方奠。兹用。弔兄。”（《合集》27999）𠁧读壇，即为祭祀所设的祭坛。银雀山汉简《晏子》十五：“累寿不能壇其教”，壇通𡇤。壇亦通𡇤，《汉书·叙传上》：“纯屯壇与蹇连兮，何艰多而智寡。”《文选·班固〈幽通赋〉》“壇”作“𡇤”。壇或用为壇，《张家山汉墓竹简·二年律令·史律》：“毋敢壇（擅）史、卜。”（刘桓）

𡇤 bǐ 帮纽、之部；帮纽、旨韵、方美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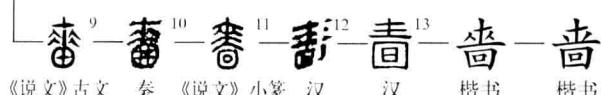


1—4 《甲文编》250页。5、6、7 《金文编》382页。8、10 《说文》111页。9 《四声韵》37页。

会意字。从口（或讹为口），像聚落；从𧈧，像仓库，会意为有粮食储备可以驻守之地。𡇤字春秋战国字形发生讹变，至秦代大体沿袭西周字形而略有变化。𡇤古义同于鄙，指边鄙。商代甲骨文有东𡇤、西𡇤，如《合集》6059：“……𠁧告曰土方……侵（侵）我西𡇤……”。《左传·隐公元年》：“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。”“西𡇤”即“西鄙”，指西部边鄙。西周金文𡇤字用法有二：一、鄙邑，指边境。恒簋（盖）：“令女更𠂔克嗣直𡇤”。二、是使动用法，𡇤于某地犹言国于某地，指分封。“王令雍白（伯）𡇤于虫，为宫。”（《集成》5.2531）“征（诞）令康侯𡇤于卫。”（《集成》7.4059）《广雅·释诂二》：“鄙，国也。”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：“以微子开代殷后，国于宋。”（刘桓）

喬部

𡇤（𡇤） sè 心纽、职部；生纽、职韵、所力切。



1、2 《甲文编》251页。3、4 《金文编》383

页。5—8《战文编》344页。9、11《说文》111页。10《睡甲》80页。12《马王堆》218页。13《隶韵》217页。

会意字。从來，从匱。來指麥子，匱指糧倉，本義是將麥子“匱而藏之”的意思。商代文字從來從匱，或从禾从匱，其為匱藏之義相同。西周文字從來從匱，但寫法有變化。西周文字也有从禾从匱的，見牆字所从。战国文字變化較多，如下端匱字頗有變形。秦簡薈字與《說文》古文相似，唯下端字符略有區別。《說文》訓“薈”為“愛穠也”，“來者匱而藏之，故田夫謂之薈夫”。將麥子“匱而藏之”是一種農業勞動，故薈有稼穠義。甲骨文：“[戊]午卜，王競……亦薈。”“戊午卜，王競不亦薈。”（《英》1813）薈應讀穠，指收割庄稼。《詩·魏風·伐檀》：“不稼不穠，胡取禾三百廛兮”。毛傳：“种之曰稼，歛之曰穠”。薈夫即田夫，本指農業勞動者。战国金文有“薈夫”的官名，如“左使車薈夫孫固、工鑽”（《集成》8.12056），“私庫薈夫貢正，工造”。（《集成》18.12042）秦簡中亦載“薈夫”的官名。汉代亦以“薈夫”為官名。（劉桓）

牆（牆）qiáng 从紐、陽部；从紐、陽韻、在良切。

 1¹—2²—3³—4⁴—5⁵—6⁶—7⁷—8⁸
商 商 西周 西周 《說文》籀文 《說文》籀文 秦 《說文》小篆 楷書

1、2《甲文編》251頁。3—4《金文編》383頁。

5、6、8《說文》111頁。7《戰文編》344頁。

形聲字。从薈，爿聲。《說文》：“牆，垣蔽也。”即用土石砌築的屏障。《詩·鄭風·將仲子》：“无踰我牆”，毛傳：“牆，垣也。”在這個義項上，古人又造出牆字。牆所從的薈在商代文字中上端從兩“禾”，應隸定為牆；西周籀文出現以兩“來”取代它的寫法，應隸定為牆，秦代簡化為從來，即牆字。商代文字牆用做人名，甲骨文有“小臣牆”（《粹》1161）。西周金文用做人名有史牆：“王乎史牆冊令師酉。”（《集成》8.4288）又假為“將”，如：“夙夜恤厥牆（將）事。”（《集成》8.4313）典籍亦用牆指柩車飾件，即棺罩四周的帷幔。《儀禮·既夕禮》：“巾奠乃牆”。鄭玄注：“牆，飾柩也。”胡培翬《儀禮正義》于“商祝飾柩”下疏為“牆有布帷”。战国郭店楚墓竹简《语从四》用从章、爿聲的𡇔為牆，云：“𡇔(牆)又(有)耳。”（劉桓）

來 部

來（來） lái 来组、之部；来组、咍韵、落哀切。

 1¹—2²—3³—4⁴—5⁵—6⁶—7⁷—8⁸
商 商 商 西周 西周 春秋 战国

 9⁹—10¹⁰—11¹¹—12¹²—來—來
战国 战国 《說文》小篆 汉 汉 楷书

1、2《甲文編》251頁。3—6《金文編》383頁。

7—10《戰文編》344頁。11《說文》111頁。12《馬王堆》218頁。

象形字。像麥子長有麥穗芒束之形。《說文》：“來，周所受瑞麥來麌也。一來二縫，象其芒束之形。天所來也，故為行來之來。《詩》曰：‘诒我來麌’（按《詩·周頌·思文》作：‘貽我來牟’）。”來的本義指小麥。商代文字較為象形，當時已經出現為了突出指麥穗，在字上端加一橫的字形。這一寫法為西周、春秋、战国文字所承襲，但象形意味逐漸減弱。西周至战国來字都有繁複寫法，即字從正或從止。來指小麥，此義又作麌，《廣雅·釋草》：“大麥，麌也；小麥，麌也。”商代甲骨文還保留此字本義，如《鐵》177.3：“辛亥卜貞：或刈來。”“刈來”即收穫小麥。來字更常見的用法是指返回，商代甲骨文常見“生（往）來亡”（《合集》28466），往是前往，來是返回。來又有出義。商代金文祿尊有“隹王來正人方”。來還有表示下一個的意思，如甲骨文“來歲”（《合集》9659），意即來年。战国商鞅方升：“十八年，齊遣卿夫（大夫）來聘。”來是前來之意。“往”“來”二字的區別已經湮沒不見。（劉桓）

𦵹（𦵹） lái 来组、之部；来组、咍韵、落哀切。

 1¹—2²—3³—4⁴—5⁵—6⁶—𦵹—𦵹
商 西周 战国 《說文》古文 《說文》小篆 楷书 楷书

1、2《甲文編》140頁。3《金文編》384頁。4

《古文典》2頁。5、6《說文》30頁。

形聲字。从𦵹，來聲。𦵹是由商代𦵹字孳乳而來。商代𦵹字主要有兩種構形，或像以手持杖打麥，人在勞作（當是收取麥粒）形；或省略人形，只像手持杖打麥形，其義不變。由此判斷，西周𦵹字從厂，顯然字形已發生訛變。

战国文字出现省略字上端的写法。秦代文字取西周字形稍加改变。《说文·釐部》：“釐，彊曲毛可以箸起衣。从釐省，来声。𠂔，古文釐省。”所说“从釐省”并不可信，从金文字形可知是“从𠁧”。西周金文用为封国名，如趨鼎：“用乍(作)朕皇考釐白(伯)奠(鄭)姬寶鼎”(《集成》5.2815)。(刘桓)

麥 部

麥 (麦) mài 明组、职部；明纽、麦韵、莫获切。



1、2《甲文编》252页。3《金文编》384页。4

《睡甲》81页。5《战文编》345页。6《说文》112页。7《西狭颂》。

形声字。从來，从爻，为來字的分化字。“來”本为麥的象形字，从來从爻是表示麦是上天所降之意。在商代甲骨文中，多数麥字从來从爻，但少数从禾从爻，为麥之异构。西周金文从麥从爻，但有变化。作为來的分化字。麦与來的本义相近。《说文》：“麦，芒谷。”《诗·鄘风·载驰》：“芃芃其麦。”《诗·鄘风·桑中》：“爰采麦矣，沫之北矣。”(刘桓)

麌 (辩) móu 明组、幽部；明纽、尤韵、莫浮切。



1、2《说文》112页。

形声字。《说文》：“麌，來麌，麥也。从麥，牟声。𦇯，麌或从艸。”本义指大麦，《诗·周颂·思文》：“贻我来牟。”《说文》引作“来辩”。“来”、“辩”指小麦、大麦(见《广雅·释草》)。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“今夫辩麦，播种而耰之”，赵岐注：“辩麦，大麦也。”(刘桓)

麤 (粹) hé 匣纽、物部；匣纽、没韵、下没切。



1《说文》112页。

形声字。从麥，气声。《说文》：“麤，坚麦也。”《玉篇》并同。指麦之磨不碎者，或麦糠之粗屑。麤亦隶定作

麸，见《字汇·麥部》。(刘桓)

麪 (麴) fū 帮纽、鱼部；敷纽、虞韵、芳无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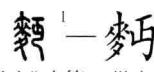


《说文》小篆 《说文》或体 楷书

1《说文》112页。

形声字。从麥，夫声。麪或从甫作麌，夫、甫古音相近可通。《说文》：“麪，小麦屑皮也。”“麌，麪或从甫。”今人称为麸子或麸皮。典籍中麪亦作麌，《晋书·五行志中》：“麦麌粗秽，其精已去，明将败也。”(刘桓)

麯 (面) miàn 明组、元部；明纽、霰韵、莫甸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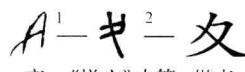
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1《说文》112页。

形声字。从麥，丐声。指用麦子粉碎成的细末，也就是面粉。《说文》：“麯，麦屑末也。”《玉篇》：“麯，麦麸也。”晋束晳《饼赋》：“重罗之麯，尘飞雪白。”俗作麵，见《集韵》。今简化为面。(刘桓)

爻 部

爻 suī 心纽、脂部；心纽、脂韵、息遗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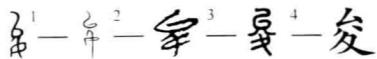
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1《甲文编》253页。2《说文》112页。

象形字。像倒“止”形，本义为行走迟缓。《说文》：“爻，行遲曳爻爻，象人两胫有所蹠也。”爻，后亦作绥，《玉篇·爻部》：“爻，行遲兒。《诗》云‘雄狐爻爻’。今作绥。”据陈奂《毛诗传疏》，此所引《诗》即《有狐》篇：“有狐绥绥”。在商代文字犹能看出字像倒“止”而非“两胫”之形。西周尊：“不(丕)显朕文考鲁公爻文遗公。”“爻文”已有学者读“垂文”，《楚辞·九叹·逢纷》：“垂文扬采将来兮。”战国文字此字字形已发生讹变。信阳简1.06：“爻则□”，读为绥。(刘桓)

爻

qūn 清纽、文部；清纽、谆韵、七伦切。



西周 战国 战国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1、2《金文编》615页。3《战文编》345页。4

《说文》112页。

形声字。从女，允声。《说文》：“爻，行爻爻也。一曰倨也。从爻、允声。”“行爻爻”应是本义，即行走舒缓的样子。徐鍇系传：“爻爻，舒遲也。”但认为此字从爻则不确，古文字已清楚显示字下端从女。西周金文假爻为𠂔，不要𠂔铭：“不𠂔，駿方厥爻廣伐西俞。”“厥爻”即典籍中的“狃”。战国文字读爻为俊，如《长沙楚帛书》（甲篇）：“帝爻（俊）乃爲冒：（日月）之也□。”又读爻为允，《长沙楚帛书》（甲篇）：“冒—（日月）爻（允）生。”爻读允，用做助词，无义。（刘桓）

复

fù 並纽、觉部；奉纽、屋韵、房六切。



商 西周 春秋 春秋 春秋 战国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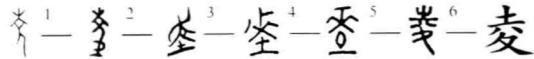
1《甲文编》253页。2《金文编》384页。3、

4、5《战文编》345页。6《古文典》251页。7《说文》112页。

会意字。商代文字从匱，是古代匱穴的象形，正中的长方形像匱穴，两头为出入处。字从爻、从匱，匱亦声。《说文》：“复，行故道也。”是其本义，但认为字“从畐省声”则不确。复之本义为匱，《说文》：“匱，地室也。从穴，復声。《诗》曰：‘陶匱陶穴’。”《诗·大雅·绵》作復，皆为匱穴之义。商代复字写法，西周犹仿佛其形，春秋战国发生省变及讹变，甚至爻形写在上端。商代甲骨文中复字用法有三：一、通復，指报告。《合集》7076：“贞：弔曰雀来复。”《周礼·天官·宰夫》：“诸臣之復”，郑注：“復之言报也，反也。”即指报告。二、通復，意为再次。《合集》22048：“壬寅卜，令已复出。”三、用做人名。“贞：复先以岁（指岁祭贡物）。”（《合集》15483正）西周金文用复为復，一为又义。𠁧比𠁧铭：“复友𠁧比其田其邑，复𠁧言二邑。”头一个“复”义为又；友读贿，赠送之意。“复友”意即又赠送。一为还给义。同铭：“畀𠁧比复𠁧（厥）小宫𠂔𠁧比田”，谓𠁧比返还给小宫之田仍给𠁧比。《侯马盟书》用复为復，亦用复为腹。（刘桓）

麦

líng 来纽、蒸部；来纽、蒸韵、力膺切。



商 西周 战国 战国《说文》小篆 楷书

1《甲文编》附录，818页。2《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》229页。3《郭店》91页。4、5《古文典》152页。6《说文》112页。

疑为会意字。商代文字下端从人，上端所从不明。西周文字有变形，下端的人加“止”（足形）。战国楚系文字用𡇗为麦，𡇗从土、來声，來为来纽之部字，麦为来纽蒸部字，二者可通。《说文》：“麦，越也。从爻，从𡇗。𡇗，高也。一曰麦，𠂔也。”《玉篇·爻部》：“麦，越也。今作陵。”甲骨文用麦为地名，如“……才（在）麦……”（《后》上 10.6）西周金文麦用做人名，如“小臣麦”（《集成》5.2775）。或为封国名如“麦公宗室”（《集成》5.2677）。战国文字多用麦为陵，构成地名，如鄖陵君鑒的“鄖麦”。（刘桓）

致

zhì 知纽、至部；知纽、至韵、陟利切。



7 8 9

《说文》小篆 汉 汉 楷书

1《粹》1275。2、3《大系图录》137页、83页。

4《战文编》345页。5、6《睡甲》81页。7《说文》112页。8《隶韵》卷7，144页。9《西狭颂》。

形声字。从爻、从至，至亦声。商代甲骨文从至从卩，西周文字演变为从至从人。战国文字右边从人，每于下端加“止”字，讹为从“女”。战国秦文字右边“人”、“止”分离，形成上端从人，下端从爻。《说文》：“致，送诣也。从爻，从至。”周代致字多用为致送义，如金文：“用臤（致）兹人。”（《集成》5.2838）𠁧匱：“乃師或𠁧女（汝）告，则臤（致）。”（《集成》16.10285）秦代致通至，睡虎地秦简《日书乙》：“有死亡之志致（至）。”（刘桓）

憂

(忧) yōu 影纽、幽部；影纽、尤韵、於求切。